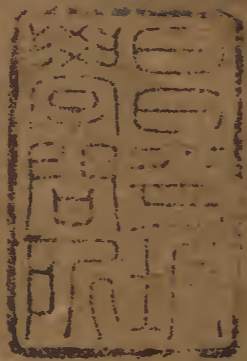


四書總考

三四

二



漢書門類			
八	六	二	四
方	五	函	號
一	三	架	
三	六	冊	

內閣文庫			
八	六	二	四
三	六	冊	號
三	七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24	
冊數	36	(32)
函號	277		29

共世六
四書世四号



四書續考卷之三

諸侯

齊桓公

衣裳之會十有一

春秋

莊十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

齊地平宋亂序齊於諸侯之上而獨書爵始霸之辭。

莊十年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於鄆。

音緝衛地齊欲崇天子周使單伯會之此諸侯會王臣之始。

莊十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於鄆。

復會始為諸侯長。

莊十年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

宋地書會。

莊十年

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

陳鄭服也。

莊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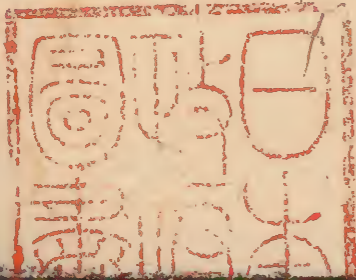
人於榿。

音頰宋地楚伐鄭謀救鄭也。

莊二十年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

宋地江黃楚與國也。



始來。僖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齊地楚侵鄭。謀伐楚也。僖五年。夏。公及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衛地惠王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

會王太子以定。僖七年。其位謀寧周也。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於甯母。

齊地鄭有貳。僖九年。心謀鄭故也。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邱。宋襄公在喪。

故書子。朱子據展喜犒師云桓公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故謂九春秋傳作糾。

兵車之會四

春秋。僖八年。春。公會主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於洮。曹地王室有難謀王

室也會洮還。僖十年。而襄王位定。三。夏。四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鹹。衛地

淮夷病杞王室亦有戎。僖十年。難謀杞并謀王室之難。五。春。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盟於牡邱。楚伐徐。僖十年。救徐也。六。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邢侯曹伯於淮。鄭為淮夷所病謀鄭也。

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齊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

策案桓公會盟。獨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

年會鄆。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盟幽。僖元年會釐。二年盟貫。三年會陽穀。五年

首止。七年甯母。九年葵邱。此衣裳之會十有一也。論語邢疏不取北杏及陽穀

為九。鄭氏去貫與陽穀為九。林堯叟則始北杏。終葵邱。為合者九。林注貫陽穀不在九合之數

晉文公

左傳。僖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

短龜長不如從長。龜象筮數象在先數在後。且其繇辭。曰專之渝。變也。撰奪也。公之瑜。美也。專

必奪公之所美。一薰。譬申生。一蕪。譬驪姬。十年尚猶有臭。香臭共處。香不勝臭。必不可弗

聽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晉人謂之二五耦。猥傷晉室

○僖二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魏司空季子臣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地衛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

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

為不可。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遺之。及曹。曹共

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曹大夫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

皆足以相國。反其國。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詘焉。乃饋盤

殮。寘璧焉。公子受殮。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楚。楚子饗之。曰。公

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

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為一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左屬

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

寬。忠而能力。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

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

公子賦河水。義取河水朝宗於海。喻秦公賦六月。喻公子還晉能匡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

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僖二 十四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馬絡縶係也。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

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子。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

其璧於河。質呂卻畏偪。呂甥御芮。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以難告。

○僖二 十四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馬絡縶係也。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

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子。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

其璧於河。質呂卻畏偪。呂甥御芮。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以難告。

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僖二十五 周襄王以母弟太叔帶之難。出居於鄭。使簡師。父告於晉。左鄆父告於

秦。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侯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次於陽樊。右師

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隰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幣帛助歡。請隧。王葬禮。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

陽樊。溫原攢音鑽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僖二十七 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

楚使申叔侯於是乎蒐於被廬。晉地。作三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

不二價。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

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僖二十八 晉侯入曹。數其不用僇。負羈而乘軒。大夫車。者三百人。且令無入僇。負羈

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

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未肯助戰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

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

怒頑。齊秦喜得宋賂怒楚之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申叔

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

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卻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子玉使伯棼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

臣，亦釋宋之圍。先軫曰：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不如私許復

曹衛，以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

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

以報也。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

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

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衛地楚師敗績，晉師還

至於衡雍。鄭地作王宮於踐土，獻楚俘於王。王策命晉侯為侯伯。是會也。晉侯

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言非其地也。

春秋僖二夏六月，會王人王子虎、晉人狐偃、宋人公孫固、齊人國歸父、陳人轅濤、蔡人、秦

人小子盟於翟泉。諱公與盟，故不稱公。王子違，禮下盟，列國人。諸侯大夫違禮，上敵公侯，故皆貶稱人。

秦穆公

左傳文二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

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文三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取王

官及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晉敗秦於穀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

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懈也。

能懼思也。子桑舉孟明者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楚莊王

左傳宣十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因縣陳。申叔時楚大夫曰。夏徵舒弑其君。其

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

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會其

富也。以討名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

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

○宣十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若惠顧前好。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

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

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鄭地

晉師敗績。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

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字也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

和衆。豐財者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

喻渠魁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而民皆盡

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晉師歸。桓子

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

也。若之何殺之。晉侯使復其位。○楚子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主巡

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綿也

宋襄公

左傳僖二十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及濟。司馬魚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錯雜可也。

魯宣公

穀梁傳宣十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

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非責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收公田之入外又履其私田十收其一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盡其力也古者公田為居。八家共居非寵葱韭盡取焉。

魯昭公

左傳昭五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謂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不恤其所。不知憂恤其所至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昭二有鸚鵡來巢，師已。魯大夫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鸚鵡之鵠，公出辱之。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季平子每歲賈馬饋之鸚鵡跖跖。音株跳，行貌公在

乾侯徵褻也。與襦。內衣。平子每歲。鸚鵡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昭公死外宋父以驕。定公代立鸚鵡鸚鵡。往歌來哭。生出死還童謠有是。今鸚鵡來巢。其將及乎。

魯哀公

春秋哀十春用田賦。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儒行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非時而易祿。先勞後祿也。易祿而難畜。非義不合也。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華門圭窳。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

答不敢以詔。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伸其志。猶將不怠。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不臨深而為高。不形人短以見己長。不加少而為多。不偽為以欺人。見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儒有不隕如有穫。如有割。如有於貧賤。不充驕也。謙也。於富貴。不恩音混辱也。君王不累長上。不問有司。不為所困。迫而違道。故曰儒。

梁惠王

鑑文侯以下。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文侯卜相。謂李克。今所置非成則璜。魏成翟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

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

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于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同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

史記魏相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公叔曰。瘞之申。庶乎。宣衛鞅年雖少有奇才。

願王舉國而聽之。即不用。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諾而去。公叔召鞅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爲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鞅過秦。見孝公。公大悅。與議國事。致有公子卬之敗。惠王始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也。

齊宣王

國策蘇秦說齊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四方皆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音彈琴。鬪雞走犬。六博。即雙蹋鞠。毬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也。齊宣王見顏觸。音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觸曰。夫觸前

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宣王曰顏先生與寡人
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觸辭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
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失士之本
來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君子曰
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辨疑齊王之子趙註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

蓋孟子本往齊都實從范邑起程未至齊都而於范邑望見齊王之子乃
倒裝文法不然至齊方見王子自范字面無著落

滕文公

約旨商八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為井公田即在私田中孟子曰惟

四書經考卷之四

諸臣

魯

季友

左傳閔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
右開於兩社為公室輔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僖
公受費以為上卿著季氏之所以盛

季文子

左傳文十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僕弑紀公以其寶玉來
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授以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

達達於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奸也；以訓垂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宣元年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於平州齊地以定公位。襄仲如齊拜成，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穀梁傳宣十 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也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御，同叔子。

齊君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闔門名而語，移日不解。齊人之母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左傳宣十 公孫歸父襄仲子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入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文仲子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

○成二年 季孫行父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鞏。音安齊地齊師敗績，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音獻無底甗、玉磬與地，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成四年 公如晉，晉侯覓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雖

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周太史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成六年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倚晉之功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襄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阼階西鄉宰庀具。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

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季武子

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乃盟諸僖闕。僖宮

昭五年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

無可無不可。故欲往耶。

季康子

哀三年季孫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

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

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故告。公使其劉視之。則或殺之矣。

孟獻子

宣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宣十四年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命辭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

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成十 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襄二 秋會於戚。謀鄭故也。鄭叛晉謀討之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智武子曰：善。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服鄭息征伐豈唯寡君惠之。冬復會於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襄七 夏四月，夏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夏正寅月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言已過時，宜其不從也。

○襄十 晉荀偃士句音蓋伐偪陽。孟氏之臣秦蕞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偪陽人發縣門以閉攻門之士邾人紇。叔梁紇扶之以出門者，主人縣布。蕞父登之及堞。女牆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師歸。孟獻子以秦蕞父為右。

○襄十五 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也。責過也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開。不敢非兄檀弓：孟獻子禫。祭名，服將闋縣懸樂器而不樂。比御內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孟莊子

左傳：襄十，齊侯圍成。孟氏邑孟孺子速微擊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不與

之戰以速遂塞海陸魯隘道而還

○襄十 九 諸侯還自沂上盟於督揚曰大毋侵小。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

莒人盟於向督揚之盟故也。邾人驟至數伐魯南鄙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

莊子伐邾以報之。

○襄二十三 孟莊子疾孟氏之御騶豐點謂公鉏卽公彌苟立羯音許孟孫庶子請讐臧氏孟

孫卒公鉏奉羯立于尸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孟孫長子焉在公鉏曰羯在此

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孝伯

孟懿子

尚書大傳懿子問於孔子曰文王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日益親是非疏附乎。自吾得賜遠

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乎。

辨疑左傳孟僖子宿於遺音偉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邱人集註以敬

叔為懿子之兄此不過以僖子言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云敬

叔在懿子之上故。然下文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則又先懿子

而後敬叔且何忌嗣父位諡稱子說仕為大夫諡稱叔而已亦未見其定

為兄也。

孟武伯

左傳哀二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為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

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祝上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叔孫豹

左傳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賓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襄二十四。穆叔如周。聘。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襄二十七。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貳。相鼠亦不知也。

叔孫昭子

家語：叔孫穆子病。豎牛弗通其饋。不食。卒。牛立昭子。豹庶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殺嫡立庶。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殺諸塞關之外。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以立已為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左傳昭九年冬。築郎囿。築苑於郎。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臧僖伯

左傳隱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祀與其材不足以備器用。軍國之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一定物當然之法。物當然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不入法度。謂之亂政。若夫山林川澤。

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巡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臧哀伯

左傳。夏四月。取郕大鼎於宋。宋督弑殤公。以郕大鼎賂魯。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伯子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忌諫。之以德。

臧文仲

左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農。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

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御說後立為君。

僖一。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屈人之情。從己之欲。鮮濟。

僖二。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能為旱。焚之。滋甚。逆天愈甚。其旱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僖三。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逢蘆有毒。而況國乎。弗

聽公及邾師戰於升陘。魯地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邾城

○文五年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皇

陶庭堅阜陶字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襄十四穆叔如晉范宣子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有先

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臧武仲

左傳襄十四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貽音臺邾地國人逆喪者皆鬻

以麻結髮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貽我君小子朱儒護紇短小是使朱儒朱儒使我

敗於邾

左傳襄十四衛侯在邾音來臧紇如齊唁弔失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

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與之言道

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前之或推後之欲無入得乎

○襄十九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鑄鐘聲應林鐘因以為名而銘魯

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銘諸侯言時計功得時大夫稱

伐銘其功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借晉之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

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

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兵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孟公綽

左傳襄十五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君不在

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也。空歸也

子服景伯

左傳哀三年司鐸宮名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救火者皆曰頤府。府南宮敬叔

至命。周人司周書出御書侯於宮。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

國語齊閻邱齊大夫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謂寧失也閔馬父。魯大夫

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太滿。視恭字太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

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也。次章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

恪。光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

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

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失尚為恭如得道將何為

齊

管仲

國語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桓公

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也。幾及也於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

反之，夫猶是也。桓公使請諸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

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

魯國憂矣。公曰：若何。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生之。於

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比至三黷。以香熏之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

問焉。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三分其國而伍其鄙。五分其鄙定民之居

成民之事。陵為之終。以山林為葬而慎用其六柄焉。生殺貧富貴賤之權桓公曰：成民之事若

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訕音蒞其事易變昔聖王之處士也使

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桓公曰定民之居

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士鄉十五士謂軍士十

人為公帥五鄉焉神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左右軍故有中軍之鼓

三軍辨疑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十五鄉三萬家必有所受田但有

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其為農者處之野

鄙專令治田供稅更不使之為兵則民安土著不移徙農之所以恆為農

也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為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軍令託於國

鄰國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

連為鄉鄉有良人焉即鄉大夫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

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兵車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

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居

為軌里連鄉出則為伍戎卒旅所謂寄軍令也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

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書

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

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

之君莫之能禦也

史記魯莊公會齊侯盟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

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于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左傳閔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

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

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閔二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大夫者將

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戰于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衛衆潰濟河立戴公以廬于曹衛下卒齊侯帥師伐狄立文公僖之元年齊

桓公遷邢于夷儀邢地具邢器用而遷之二年封衛于楚邱衛邑諸侯城楚邱以封衛邢遷如歸衛國

忘亡

公羊傳城楚邱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

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左傳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昔召

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

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

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

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

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

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僖七年 盟於甯母。謀鄭故也。以鄭未服。故謀其事。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

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

貢天子之物。鄭伯使請盟於齊。

○僖九年 會於葵邱，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天

子使孔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

會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僖十年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

天子高子命於天子為齊上卿若節也。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

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忌其上。

召忽

管子為君，縛管仲，召忽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令子相

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忽也知得萬乘之

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

行，生者成名，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

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晏平仲

左傳襄二十五年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弑之。晏子立於崔氏

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

養也。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

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盟詞未終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襄二慶氏亡。與晏子邶。音齊別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足厭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昭三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晏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

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爲區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加一焉。加舊量也。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于山。價不魚鹽蜃蛤。弗加于海。以上寫陳事。以下寫公事。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上中下壽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別足者貴。民人痛疾。而或煨休之。謂陳氏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爽明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旣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旣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

四書通義卷之八十四

舊本毀里室以大其宅復爲里室以還鄰人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昭十年齊惠樂高氏樂高二族皆出惠公皆者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將攻陳

鮑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先得公以自輔助遂伐虎門晏

平仲端委朝服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戰於稷樂高敗陳鮑分其室晏

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

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畜也利生孽姑使無溘子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

而請老於莒齊邑

○昭二十齊侯疥音占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與裔款

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是祝史之罪也君盍誅于祝固史豎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

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

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其祝史薦信是言

罪也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公曰然則若之

何對曰不可爲也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

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

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責作債除逋欠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

臺子猶梁邱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

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音關炊也之以薪宰

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

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

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聲亦如味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

出入周也。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陳文子

左傳襄二十八年慶封田于萊。陳無宇文子從。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偽以母病召之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

淳于髡

史記齊威王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淳于髡說之以隱。隱語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賞一人。即髡。誅一人。阿大夫。奮兵而出。諸侯皆還齊侵。

地。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

笑。冠纓索也。絕。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求豐

者。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曰：甌窶高地狹。滿篝所收。汗邪下地。滿車五穀蕃熟。

穰穰也。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

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

去。

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宣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

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兔俱

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音捐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

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四書曰：清貞考。卷之四。七。

衛

蘧伯玉

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南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子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伸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甯武子

左傳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淇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王宴樂之於是乎賦

淇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恨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

赤弓一彤矢百茲音盧弓矢千以覺明也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

干大禮以自取戾

公叔文子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鱸史鱸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

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定十年初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鱸而告之史鱸曰子必禍矣子富

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鱸曰無害子臣可以

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戍文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

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

檀弓公叔文子升於瑕邱地衛。遽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邱也！死則我欲葬焉。遽

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惡奪人之地為身後計

顏讎由

史記顏讎由一名顏濁鄒，子路之妻之兄也。孔叢子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由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焉。既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

史魚

四書釋地：哀九年，晉有史趙、史墨、史龜，史皆官名，非氏也。襄二十九年，衛有史狗、史鮪。即史並史朝之子，史為氏，非如集註官名。

公子荆

家語：荆公子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子使人往觀其為政，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此係荆公子，非公子荆也。備考以此為公子荆事，故辨之。

祝鮀

左傳定四年：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一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遷祝不出竟。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社以從，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音，將長蔡於衛。蔡先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宏曰：聞諸道路，蔡將

先衛信乎。莫宏曰：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殷氏之弓，殷氏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緝，夜旃，旃，旃，旃，大呂，殷氏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般墟。皆啓以商政，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以周索，法也。疆，理土。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甲名，姑洗，鐘，懷，姓，唐之九宗，職官五正，五官居世為貴族，以賜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太原三者皆叔也。唐叔使主領之。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管，豈尙年哉？乃長衛侯于盟。五叔管叔、鮮叔、蔡叔、度叔、武叔、霍叔、處叔、毛叔、聃也。

王孫賈

左傳八年晉師將盟，衛侯於剽。音衛，地。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衛叛晉，簡子欲之。推辱，涉佗成何二子晉大夫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將歃。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血至。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也。猶明。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也。詬，語也。語之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將行，公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彌子瑕

國策：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一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公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

今夢見竈君而言君何也。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君曰：善。於是廢癰疽，彌子瑕。

鄭

子產

左傳襄十年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職位之序聽政辟之法大夫諸司門子弗順。

將誅之。子產止之，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

○襄十四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時相鄭伯

如晉，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

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怨思存心以怨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實生我，而謂子浚也。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襄十五鄭子產獻捷於晉，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武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闕父子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并夏殷二王後以示敬今陳忘周之大德，弃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

陵我做邑。我是以有往年之告。告請伐陳未獲成命，天誘其衷，啓做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也。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降七十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襄二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賜子產以邑而子產以路及服先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襄三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駟良方爭未知所成也平

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於鄭介甲也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

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公孫揮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莠喻伯有○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

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不能事大國乃寬

○襄三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以倣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

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而未得見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倣邑之罪

今銅鞮晉離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

天癘水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

將何所命之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使謝

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

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也。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日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覆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

射御，則收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昭元年 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請

揮音善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爲揮行昏禮。令尹命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

使豐氏。公孫段撫有而室，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

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

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

其政愛豐氏之祧。遠祖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衣而入，許之。

○晉侯平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

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季曰實

沈，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生臺駘，

四書系考 卷之四

封諸汾川。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音詠祭名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若君身。則亦

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一日之中分爲

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

湫底。血氣聚滯以露羸也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不節不時則生疾矣僑

又聞之內官。御不及同姓其生不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今君內實有四姬

焉。其無乃是也。乎。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納采用鴈犯懼告子產。

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使女擇焉。適子南氏。子皙蒙甲

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子產曰。直鈞。幼賤有

罪。罪在楚也。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蔽也身焉能亢宗。彼國

政也。非私難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昭二年。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在鄙聞之。

懼弗及。乘遽。傳車驛馬而至。使吏數之。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

曰。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不速死。司寇將至。縊。尸諸周氏之衢。

○昭四年。鄭子產作邱賦。如魯田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為尉止所殺已為蠆尾。謂子

產重賦害民如蜂蠆之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

不遷矣。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儆從其薄其儆猶貪。作法於貪。儆將若之。何。

○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

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為徵錐刀之末。喻小將

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復書曰。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昭二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辨疑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子產來聘。賜之莒鼎。左傳魯昭公二十年。鄭定公八年也。子產卒。宋儒謂子產歷事簡定。獻聲四君。蓋沿史記之誤。

世叔

左傳襄二鄭伯享趙孟於垂隴。鄭地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印段公孫段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欲子產之規誨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喜於相遇。故受其惠。
○昭十 鄭六卿餞宣子。晉韓起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

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邦之司直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齋音差賦野有蔓草。子游賦風雨子旌。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檉也。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皆昵燕好也。以示親好

昭二。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音釐不恤其緯，織者常苦緯少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恐禍及已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子其早圖之。詩曰：小器之聲矣惟大器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

昭二。會於黃父，謀王室也。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與天參地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以禮而成位，猶織以經緯而成文民之所以生也。民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

直以赴禮者，曲者直者以禮彌之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

裨諶

左傳。襄二。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禍未歇也然明日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子產之德為世所隆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

晉

趙孟 韓魏

谷放趙氏為晉世卿。孟蓋以長稱之。趙衰佐晉文公以霸，卒諡成季。衰子盾卒諡宣孟。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盾孫武諡文子，號為知人。嘗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餘家。晉悼夫人食，音嗣與人之城杞者。

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也。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與之田，以爲絳縣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也有趙孟以爲大夫。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百人爲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服，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魏獻子爲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戊，皆以賢舉也。又謂賈辛曰：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義，以賢舉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吳季札適晉。

悅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趙簡子

左傳：哀二年，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簡子曰：吾伏弢，引車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朝皆絕。簡子不讓，故下白伐。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籬乎？簡子曰：保障哉。

趙簡子歎曰：雀入於海爲蛤，雉入於淮爲蜃。魚鱉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犇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之不哀，無賄。

富不哀無德不哀無寵貴不足論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壽不足論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中行氏范氏伐趙氏伐公敗而奔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賦歆之勤把牛化喻人之化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楚

子文

左傳宣四年初若敖娶於郢國名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郢淫於郢子之女生子文焉郢夫人使棄諸夢澤澤名中虎乳之鄖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音邁謂虎於菟鳥徒切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

令尹子文

○僖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

薦音洧楚地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賀子文使子玉為令尹能堪其事子文飲之

酒薦賈孫叔敖父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

治民過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其不能以入矣力小任重不能入其眾而治之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宣四年初楚司馬子良子文弟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

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

知政乃速行矣毋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

文卒子越為令尹將攻王戰於臯澣楚地伯棼即越射王王使巡師鼓而進之遂

滅若敖氏箴尹官名克黃子文孫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

棄君之命獨誰受之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日子文

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

國語聞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也。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以設脯糗為令尹常秩成王每出也。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空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今子常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左傳鬬穀於菟為令尹。始自楚成王八年代子元。終於楚成王三十五年。子玉代。凡二十八年。其二已二仕之事。傳文不備。及楚世家未詳。

孫叔敖

史記為賈見叔敖於王。叔敖為賈之子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邱子進之於莊王。以自代為楚相。

左傳宣十令尹為艾獵。即孫叔敖城沂。楚邑使封人。主築城慮事以授司徒。掌徒役量功命

日。度功之大小分財用。築作之具平板幹。立幹而後施板以築之稱畚築。盛土實土器程土物。作程限

議遠邇。均其勞也基跣足。城也具饌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不過素所慮之期

宣十。晉師救鄭。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為敖為宰。擇楚國之

令典。軍行右轅。在車右者挾轅為戰備左追尋。在左者求草前茅慮無。以茅為旌識慮賊來有無中權

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無妄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若之何。敵之

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優孟

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歲餘像孫叔敖。楚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復來。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盡忠爲廉。以治楚。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地四百戶。

子西

昭二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是亂國廢嫡立庶而惡君王也。

彰君之惡敗親。速讐秦將來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定六 吳太子終曩敗楚舟師。水戰獲潘子臣。小惟子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

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陸軍敗於繁陽。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

是乎。遷郢於都。音若改。郡爲郢。而改紀其政。改其政而新之。紀其政而理之。以定楚國。

史記楚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

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

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

邱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乃止。

辨疑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朱子疑

書社七百里。恐謬。當云書社七百。乃一萬七千五百家之地。非謂廣袤七

百里也。

葉公

問世有主賈名。宋二。四

左傳哀十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避華氏之亂於鄭。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鄭人省之。遂殺子木。建之字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葉公曰。周親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仇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為白公。自楚請伐鄭。許之。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遂作亂。殺子西。期於朝而劫惠王。葉公在蔡。聞其殺齊管修。楚賢大夫也。而後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肖。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乃肖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肖。國人望君如望歲焉。若見君面。是得艾也。安也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肖而進。遇箴尹固。率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西子

子期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沈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老於葉。

子重

左傳成九楚子重伐莒。圍渠邱。莒邑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鄆。莒別邑君子曰。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周匝十日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精細之物無棄菅蒯。粗物雖有姬姜。大國之女無棄蕉萃。賤陋之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匱乏之時須得人承代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虞

宮之奇

左傳僖五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

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僖二年晉伐虢滅下陽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官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歲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侯圍上陽。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

秦

百里奚

國策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被褐食牛。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戎人聞之。款叩關請見。其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送杵歌聲。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

公孫衍

更記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此言衍相秦。約五國與秦衡親。正破從爲衡之事。約長非從長也。

張儀

張儀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鬼谷子著有捭闔十三篇。捭之者開也。闔之者閉也。戰國縱橫家皆不出此術。蘇秦主從約以損強秦。張儀主橫約以吞六國。

宋

子罕

左傳襄十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

許築者諷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役。皇國父白哲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也而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也。捷其不勉者曰吾齊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戴盈之

疑義舉要文王治岐其時或為商者少。貨賄未能阜通。故弛征以優之。至成周定為經國常法。不得不設關市之征以抑之。孟子征商始賤丈夫。固有此理。然自商農既分。兵賦不得不出于農。則貨賄不得不取諸商。蓋必如是而政始均。民志始定。此周禮所以有關市之賦也。但其後漸流于暴耳。

曹

子臧

三傳成十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討其殺太子而自立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不拘常禮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時人

北宮錡

疑義舉要公侯伯子男諸侯之地。土田為實封。其山川藪澤。與夫城郭宮室。統而計之。大國宜有數百里。小國亦不下百里。此周禮與孟子所以異。周禮就其虛寬者言之。孟子惟舉土田實封耳。五等諸侯之地。亦大槩立之法耳。其實當時行之因事制宜。不可一例。有功出封者。爵雖侯而地不妨多。如封魯土田陪敦。

貧無罪可貶。無功可進者。爵仍其舊。而地不必增。

司徒所言。則田肥者授之少。田瘠者授之多。不易之地。家百

小司徒所言。則口衆者授之肥。口少者授之瘠。上地。家七

同而義相備。汲冢周書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

穫。維禽其饗之人。而獲飢。云誰哀之。舉要周禮。草人凡

墾也。凡糞當施之土。如用獸則以骨灰。灑諸田。用麻子則

凡麻子之澆布諸田。種字當作去聲讀。

文政重寅

